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69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柏树如梅

南京天凌

午后,我与好友约在清凉山散步。山上不少高大的枫树正像火炬一样燃烧,树冠像是油画颜料堆叠而成,乌桕树的斑斓红叶基本落尽,疏朗的枝柯在蓝天映衬下颇具诗意,友人仰头端详,兴奋道:“乌桕树的‘米花’爆好了,鸟儿都来赴宴了。”

她在树下捡起一颗被风吹落的“爆米花”给我细看,原来这是乌桕树如爆米花般开裂的三室蒴果,里面露出均匀间隔的三粒球形种子,可以清楚地看到,种子外面覆盖有白色的蜡质层。这当然是植物保护种子的奇妙方式,因此,这些乌桕树枝头的蒴果,远远望去恰如白梅花初绽,搭配上乌桕树高大的树冠、婆娑的树形、婀娜的树枝,真有梅花的孤清之气。

友人带了观鸟的望远镜,我们在镜头里观察,发现黄雀、乌鸫、丝光椋鸟等轻盈的小鸟,大多只啄食种子外边的白色蜡质;而珠颈斑鸠、戴胜等体型较大的鸟儿,会将种子整粒吞下。乌桕树的种子与蜡质层都含有一种叫作乌桕酚的有毒物质,但千万别替鸟类瞎担忧,鸟儿的消化系统能消解乌桕酚的副作用,乌桕树的种子富含脂类,对鸟类来说,它就像富含饱和脂肪酸的坚果一样,既可口,又香脆。

隆冬食物稀少,聪明的鸟雀已经在乌桕树上筑巢,这样它们觅食的“通勤距离”就缩短了。你瞧,它们兴奋地在这棵树飞向那棵树,又从那棵树飞到这棵树,叽叽喳喳呼朋引伴,为冬日的山岗增添了无限生机!

友人回忆她小时候的勤工俭学内容:摇下

树上的乌桕种子,卖给专门来收乌桕籽的人,换来的资金,为学校的图书室逐渐添置了阅读椅和上千本课外书。乌桕籽是一味中药,乌桕籽还可榨取“桕油”,这种纯天然的植物油调入油漆、油墨、涂料,会使这些材料涂抹墙壁、地板和家具时,产生影影绰绰的丝光,还会使地板和家具的防腐性变得更好。

但乌桕籽有毒,沾上手脸,有些人会有过敏反应,因此,组织学生打乌桕籽的时候,老师们都如临大敌,他们会逐一检查孩子们是否戴好粗线手套,是否将袖口与裤管扎紧,是否戴好帽子。老师千叮咛万嘱咐:“不要用乌桕籽当弹弓的弹药来袭击别人,捡拾乌桕籽的时候,不要脱下手套。”

通常在11月底,乌桕树的三室蒴果刚刚“爆开”的时候,是收集种子的最佳时机,此时种子还没有鸟儿来啄食,没挨过雨淋,霉坏的少,孩子们会扛着妈妈晾晒衣服的长竹竿来上学,老师带领大家,将厚塑料布铺在乌桕树下,用竹竿敲打树枝,只听一阵噼啪作响的落果声,塑料布上已经落满了带有白色蜡质层的种子。也有爬树本领高强的孩子,腰上别一把剪刀,上树剪了一些白梅花一样的乌桕果,捆好,用绳子把一小捆一小捆的乌桕树枝放下来。

很多年过去了,友人到今天还记得,老师们把美丽的乌桕树枝插在酱菜坛子里,当作办公室的空灵小景,她也记得班主任事后帮同学们刷洗了三四十顶帽子——打落的乌桕籽可是不长眼睛,它们落在帽顶上、帽檐上,留下点点滴滴的白蜡,不用板刷,很难洗得掉呢。

老王四十六七岁年纪,中等个头,一脸和气。他系着灰皮裙,戴着黄胶手套,将处理好的鱼装袋递给顾客,之后迅速捡起我刚扔的昂刺,顺势“叭”地敲向案边硬角,随手丢到戥盘称重,高声报价,然后左手抓鱼头,右手剪鱼腥、撕肚皮、拽内脏,剪刀挖鳃,刀刺尖刺,盆中清洗,沥去血水。我用手机扫二维码支付完,此时,老王已将鱼处理妥当,装好袋,送到我面前。

老王见我不走,笑着问我还要买点什么。我说不买了,只想看看他拾掇鱼。这时有位老人挑好槽内一条草鱼。老王双手槽中捞鱼。鱼在戥盘中打挺,老王称重,报价,上案,刀背“啪”地重击鱼头,电动刮鳞器左右来回刮动……切割,冲洗,装袋,交货。八九个动作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

我夸老王手艺了得!老王笑笑,继续拾掇鱼做生意。他说与爱人一起卖鱼二十多年,每天千斤左右,一天下来大小小七八百条吧。我继续夸他拾掇鱼速度快而且好。他只轻描淡写地说,不快不好哪能守住摊子,生计所致,习惯成自然,千刀万刃就练出了这副手艺。

犹如“庖丁解牛”“轮扁斲轮”,普通谋生手段,因熟生巧,出神入化,形成技能,几成艺术!

昏。她手里拿着一根成熟的婆婆丁,古老的歌谣从她身上弥漫开来。老人说,小婆婆丁都是喝着母亲的奶长大的。我一直不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今天,我摘下一根婆婆丁,折断它的茎,一股雪白黏稠的汁液喷涌而出,大自然真的是神奇,每一种植物,哪怕是平淡无奇的草木,都深藏着隐语。植物的世界,何尝不是人类世界的映射;植物的身上,分明烙印着人类苦苦寻求的真理。

在故乡村庄的四周,生长着无数知名或者不知名的野草。那些野草,一生顽强生长,每一条阡陌路上,一定有一条看不见的生命之河在流动,是村子的不竭生命的源头。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之下,是汹涌的人潮和无尽的喧嚣。

又是一阵寒风,无数乘坐着银白色降落伞的“小婆婆丁”,四下漂泊。我突然想,大地上的每一种植物,是否对应着人间的一颗灵魂?想起我30多年的漂泊生活,如东、许昌、南京……我是否也是一棵从故乡飘飞出来的小婆婆丁,带着无限让人眷恋的亲情,远走高飞,飞到哪儿,哪儿就是家园,寻找属于自己的土壤,用力生活,孕育生命的光彩。

我又俯身看着这一地的灿烂,迎着风,撮起嘴唇,银色的天使,精灵的孩子,在风中,它们飘向远方。

蒲公英,婆婆丁。

母亲的角色

包容靳玲

我小时候,住在北方小山村。记忆中,每到过年,母亲会忙碌于各种准备工作。刚进腊月,她就着手拆洗被褥,缝洗衣服。小时候家里穷,衣裤都是母亲缝制的。一忙就是半个月。接着母亲一声令下,我们打扫西房。西房是我家储物间,是存放年货的地方,我们不敢怠慢。再就是准备年货,摊玉米软饼,炸馓子,炸麻燕,炸兰花豆、蒸馍馍,馍馍上点几个红点……满屋飘香。似乎把一年的好吃的都压缩在过年了。

母亲把这些年货装在小坛子或小瓦盆里,放进西房,把门锁好,钥匙揣进贴身衣袋里。她把那些繁琐且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安排得妥妥帖帖,乐此不疲。

为了让全家人能够过上一个幸福吉祥的年,腊月二十四母亲带领全家大扫除。这天母亲起个大早,地中央的火炉被捅旺,火呼呼直冒,火炉上坐着一大锅水,哗啦啦直唱。母亲把我们哄起来,分配任务,扫院的、扫墙的、擦玻璃的……我们各司其职,认真打扫。认真做好每一件事,是母亲对我们的要求。母亲不认识几个字,却尊重“认真”二字。

母亲自己用锅里的水兑些咸面,再把抹布浸泡片刻,拧干,擦柜顶、擦大瓮、擦锅台……半天过去,看那都亮晶晶、新崭崭。我们全家人都乐呵呵,我们姐弟更是乐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母亲问我们想吃什么,我们齐刷刷地看着西房。母亲瞥我们一眼,去摸钥匙,我们心花怒放。

最后,母亲开始为年夜饭做准备。她会精心挑选食材,午饭,黄米糕得用好的黄米,得细得筋道,母亲选圆润发亮的黄米粒,磨成面,备好。猪肉粉条得烩一锅。晚饭,总得烹制出各种寓意吉祥、美味可口的菜肴。鱼得有——“年年有余”,怎么也得两条小草;饺子更不能少——“更岁交子”,得割几斤好肉,加些胡萝卜,饺子可是象征着新的一年到来……

年三十那天,母亲一早就让我们贴春联、贴窗花。这些活动不仅增添了年的气氛,也让全家人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。接着母亲撸起袖子开始做饭,把过年气氛推向高潮……母亲也会给我们准备压岁钱,那时没有红包,母亲用根红线系在圈起来的纸币上,其实也就是一个两毛和一个一毛。年三十晚上,她会吧红包放在我们的枕头下,浸满了她对我们新一年的祝福和期待。除了物质上的准备,母亲还是家庭情感的纽带。她会反复叮嘱我们,过年期间更要尊敬长辈,友好同伴,不能说不吉利的话……这些琐事包含了母亲对家族的祈愿。

母亲在过年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她不仅是家庭的组织者,更是传统习俗的传承者。她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,为全家人营造了一个充满爱意和温暖的年。

轻煮岁月慢煮茶

南京钟立霞

晨起,听一曲禅音,去除世间的嘈杂;泡一盏清茶,慰藉逝去的时光;静一下心灵,让智慧在人生的长河里微微荡漾。

不知从何时开始,我渐渐喜欢上喝绿茶。翠绿的茶叶入杯中,倒入烧开的清水,淡绿色的茶水随即溢出,一股淡淡的清香飘满整屋,此刻仿佛置身在茶林间,与茶树一起感受天地间的阳光雨露。喝第一口淡淡的青涩,再冲水喝第二口,青涩中略带甘甜,之后的几口便领略到什么叫回甘。每一片茶叶,都怀揣着一段山林的记忆,春风拂过,夏露滋润,秋霜渐冻,冬雪覆盖,最终才成就了这杯中一缕不染尘埃的绿意。

后来回想,也许是与绿茶缘分颇深。十几岁的时候,学校的后山上就是一大片绿茶园,每到春游秋游时刻,老师便组织我们去茶园采茶,我便成了采茶姑娘。从识别茶树开始,被采一遍的茶树需要一段时间停采长叶,要选那些新长好的茶树,刚长出尖叶的茶树又肥又可爱,正是采茶人喜欢的样子。

再来看茶叶分类识别,要仔细观察叶尖儿,你会发现每颗上面有好几个叶瓣。最好的就是芽尖儿,这是茶叶中的上品,量少价格高,当然泡出的成品就是颗颗叶尖儿立在水杯中,除了口味极好,外形更是让喝茶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魔力。茶叶在水中舒展的瞬间,像一朵花在晨曦中悄然盛开,等待有缘人去嗅闻那一抹清香,去聆听那无声的呢喃。

其次就是一芽一叶,一芽两叶,还有最基础的大叶片儿,当然这是出量最大却价格低廉的一个品种。不管是哪个品种,都是生于天地间,吸取了自然的精华,馈赠给人间的美好茶汤落唇,仿佛草木间的微风亲吻大地,浅啜一口,是万物生长的秘密,青山不老,茶香永存。

从那时起,茶便留在了我心里。纵然一些年过去,与茶的渊源却从未断过。喝茶如品人生,总在浅淡中找到丰盈,亦在平凡中感知深刻。

一杯茶的温度,从未炙热,却暖到人心。茶树从生长于山林间开始,吸收天地阴阳之气,于晨露暮霭间无数个日夜,最终成就了一颗颗饱满的叶片。这些叶片在经历青涩的开始、甘甜的滋味、回甘留香的瞬间,深深地留在了品茶人的心里,流进了爱茶人的生命里,它们最终以最淡的方式离开,完成了作为茶叶的使命。

茶在杯中是风景,茶在心中是人生。

庖丁解「鱼」

南京赵培龙

上世纪90年代,逢年过节单位都要分些猪肉牛肉、大小几条鱼、数袋小包装和干果等福利。其他东西我都喜欢,唯独不喜欢鱼。不是鱼不好吃,而是拾掇起来太费事,尤其是个头大点儿的,分到手拿回家基本脱水干巴,鳞片刮起来十分不易,开膛去内脏更需小心翼翼,稍有偏差苦胆就会碰破。如果是黑鱼和鳊鱼,其鳃坚硬锋利有倒刺,一不小心就会刺破手指。如果大鱼想腌制,还须从鱼的脊背开刀,那可是个力气加巧气的活儿,操作起来很吃力,几条处理下来,像杀了一头猪似的,起码得花个把小时,而且满身都是腥腻和血污,肥皂洗上几遍手,闻闻还是腥得很。

偶尔,节假日朋友约去垂钓,结束时我几乎不怎么要鱼,顶多拿两三条鲫鱼,主要还是嫌处理起来麻烦。

退休后,我经常去农贸市场“小王水产”买鱼,一方面买的鱼老王都给拾掇好洗净;另一方面,欣赏老王拾掇鱼。“小王水产”生意不错,摊位前人头攒动。顾客中老人居多,他们各自用塑料小篮子从鱼槽中挑鱼捞鱼,然后用力甩到老王两口子脚边。地上噼里啪啦水珠四溅。

我捞出一条金黄的大昂刺,篮子出水后带刺的家伙咕咕叫唤。我用力将鱼甩到老王脚边。

周末,驱车去市郊大学城,看望在那儿读书的女儿。回程路上,经过一大片草地,冬日的阳光,奢侈地落下一地金灿灿的亮色。或许这片草地,三面土坡环绕,一面临水,阻挡了寒流,积聚了热量,这儿,还有寒冬难寻的残余的绿色。忍不住把车停下,漫步在冬日清冽冽的风中。

准备回车上,就在转身的瞬间,我看到河岸边,有一丛蒲公英,金色的花,和太阳光一样的颜色。好像在这河岸上升起无数灿烂的小太阳,霎时,给了我无限温暖。

在我的故乡,老人们习惯称蒲公英为“婆婆丁”。婆婆,一个多么温情的称呼,慈祥的化身,一个充满着大爱和勤劳的背影。而“丁”字,则道出它生长的姿态,虔诚的守望。它全身心地贴着大地,用匍匐的视角,从大地的体温中获取生长的温度,接受阳光、雨露,还有天地间精灵的抚慰。它一生在大地上播撒生命的种子。

记得有年中秋回故乡,遇见村子里的一位老婆婆,她有5个儿女,分布在哈尔滨、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宁五座城市,她的居所,是一栋装修得豪华气派的乡间别墅,偌大的空间只有她一个人。她坐在碧瓦朱檐下,秋日的残阳落在她身上,期盼的目光看着远方的道路,她说她的小儿子当天要回家,陪她一起过节,她一早就准备好孩子最喜欢的乡间吃食,从午间一直等到黄

南京关立蓉

一地灿烂